

访谈录

◀ (上接5版)

现阶段的中国摄影史学者需肩负多重身份，同时作为口述史记者和策展人

文汇报:展览工作一直是 SACP 现阶段工作的重心,你们强调“把图像作为历史,把历史作为展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话呢?

高初:摄影史研究在国内处于没有专业、没有教职、没有刊物,一切都未定型的状况。档案的整理、研究以及伴随着研究的教学、展览、图录的出版、研讨会以及研讨会的读本整理和会议记录,现在汇集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作链条,打通着院校、美术馆、出版界、档案界。这个完整的工作链条在国外可能是由不同机构和人员担任的,但在现阶段,意味着中国摄影史学者需要肩负着多重身份,同时作为口述史记者和策展人。

为什么我们把展览作为一个核心现场?一来因为研究所设立在美院,所以参与这个工作的大部分人是学生,其中的一个教学的方向是策展人。二来,当我们讨论这么复杂又这么有趣的历史题材时,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但尚未明确、无法把握,以至直接写到文章里去的。策展人其实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性,把我们认为重要但解释不了的放到空间里,让它本身的丰富性带来不一样的讨论问题的机会。“把图像作为历史,把历史作为展览”,恰恰就是我们对把革命的状况扁平化、碎片化的当前学术写作倾向的一种反思。

文汇报:您个人的资料整理工作到今年刚好是第十年,SACP 也走完了第一个三年规划。站在现在的时间节点上,您对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方向有什么回顾和展望?

高初:前十年主要是资料性的工作,而后十年我们的工作重点会在研究方面。

研究所 2015 年底成立,到今年 2018 年,我们会把它作为第一个三年,这三年里资料研究、出版、学术会议和工作坊都在并行推进,但总体而言,我认为最可贵的还是我们找到了一套有生产性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刚才所说的,把中国摄影史研究作为一个完整链条的工作系统。

接下来的三年,从 2019—2021 年,我们试图解决两个核心问题。我们一直在求教三十年前推进摄影史在国外建立的欧美同行的意见,明确得知有两件事最为核心。一是美术馆摄影部的成立,它不但保存着摄影馆藏,而且有专门的研究者,而

且会使这些围绕着摄影的研究获得进入公众性讨论的机会。一是学科的建立。这并不是设立一个学科点的问题,它包括摄影史在长期积累中逐渐形成教学课程的努力,也包括摄影史研究能够有研究生的招生计划,以这样的教学体系和学刊来推进学院内部摄影史学科的建设。

而从 2022—2024 年,我们有一个更长期的计划。这一计划更早可以追溯到 2016 年,两年前我们就开始不断地邀请国外同行,来讨论和推荐一个广义的中国革命的视觉材料为主题的数据人文的计划。数据人文计划最可贵的应该是它对于科学一直抱有极强的开放性,它不像我们过去的图书馆系统那样只是一个稳定的积累数据量、提供检索的系统,而是一个能不断地在底层增加算法可能性的一套系统。

实际上,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已经发生了两个非常明确的转向:一是视觉转向。一是五六十年代转向。但是对于他们而言,这一时期的影像是非常难以获得的,所以 SACP 逐渐形成了每年团结十几位外国学者和学生,由这边提供一个资料和联络的平台,在包括哈佛、伯克利、多伦多大学在内的数所高校里,大家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以一个个小问题工作坊的方式来共同推进互相开放的、生产性的研究计划。

这个计划我有信心迟早能够实现。三年前研究所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曾反复琢磨研究所的命名方式,在一开始就把它称作中国图像材料的社会性文献的研究所 (Social Archive of Chinese Photography),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不单是一个美术学院内的教学研究机构,而是一整套学术生产的发生机制。

(文中图片均由高初提供,特此致谢)



2009 年,高初采访佟树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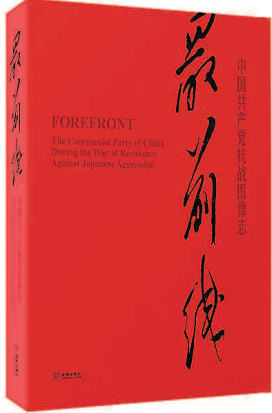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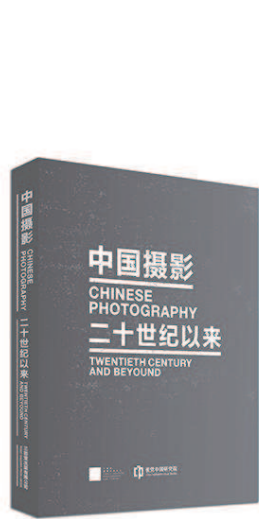
三个三部曲:
SACP 目前在规划中的重要展览

在即将到来的建国 70 周年,和三年后的建党 100 周年,大部分美术馆都会举办建国的主题性展览。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 (SACP) 与不少美术馆的主题性展览合作,将近来整理的历史图像展示给公众。

在主题性展览之外,SACP 的学术研究展览同时围绕分期研究、地域研究、主题研究等不同角度展开。高初规划了三个展览三部曲:

第一个三部曲是“文人与史诗”系列(2017—2019)。展览的第一幕是 2017 年在浙江展览馆举办的“文人与史诗:浙江摄影文献”,讨论八个摄影师的个案和战争时期摄影的关系。展览的第二幕,即 2018 年将在石家庄举办的“文人与史诗:燕赵与吴越”,加入了“广东摄影文献”和“来自上海的回响”的另两则研究,讨论摄影者奔赴华北战场的故事。展览的第三幕是 2019 年将在北京举办的“文人与史诗:战争与建国”,讨论 1949 年发生的历史时刻,以及新中国时期摄影史如何围绕战争时期摄影的吸纳、转化、改造展开。在这一系列展览中我们试图讨论摄影研究的地域、分期和媒介等问题。

第二个三部曲是关于白求恩(2018—2020)。展览的第一幕是本年度 12



月北京塞万提斯文化中心(西班牙文化中心)举办的“白求恩:从马德里到华北”,聚焦白求恩的生命史。第二幕是将在中国美院美术馆举办的“白求恩:战士、医生与艺术家”,讨论以白求恩为线索的历史叙事和艺术创作的丰富状况。第三幕是我们正在积极推进的于 2020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安省皇家博物馆的展览,同时也是在中加建交五十周年的一次特别展览,围绕白求恩这个被中国人所熟知的加拿大人,探讨战争时期摄影的功能和作用。

第三个三部曲围绕 1938 年的武汉(2018—2023),这是一个五年的研究和展览计划。第一幕叫做“交错的世界,未完结的 20 世纪”,讲述伴随难民而来到战时的武汉的艺术家们的故事。第二幕暂定为香港大学博物馆,讨论

艺术家们转移的方向,同时折射着人生的不同境遇,走向延安的艺术家们与新中国美术史的开篇,以及转移至重庆、香港的艺术家们与民国美术史的回响。第三幕是一部“双城记”,同时在武汉和马德里重新讨论 20 世纪的历史结构、艺术创造、国际主义与革命理想。

这三个三部曲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过去几年完成的,只是选在合适的时机发布,并通过展览、研讨会和出版物的工作方式激起公众的反响。在 2019 年,除了围绕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性回顾的若干大型美术馆合作展览,还有一个我们投入很大心力的研究与展览计划,即“重返 1919”讨论:启蒙与革命变奏的中国的 1919,共产国际成立及其后果的世界图景的 1919。

(李佳悒)



2017 年 6 月,中国美术馆“光影人生: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